

杨民康

《圣经·旧约》中的犹太教圣殿祭祀音乐解析

——兼涉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几点比较

摘要:今天的基督教(含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里崇尚音乐崇拜手段的习俗,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犹太教圣殿的祭祀仪式,其仪式音乐活动情况至今散见于《圣经·旧约》的诸多篇章。经研究表明,该类仪式里含有包括乐工在内的祭师阶层——利未人组成的部族或专门的徭役群体,有运送、安放约柜仪式、耶路撒冷城墙告成仪式及第二圣殿祭祀等五种祭祀仪式,均有仪仗乐队和唱诗班。考其歌舞及礼仪乐队、仪式表演及社会音乐习俗,均与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音乐仪式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

关键词:犹太教;圣殿祭祀;祭祀音乐;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史前时期(即教徒所谓的“主前时期”)的以色列犹太教被认为是基督教产生的基础阶段。在今天的基督教(含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里,音乐崇拜活动主要是靠会众唱诗和唱诗班领唱两个部分组成,溯其历史,这种在宗教仪式里崇尚音乐崇拜手段的习俗,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犹太教圣殿的祭祀仪式。关于这一时期犹太教的一般音乐历史,中外音乐史籍已多有涉猎。而当时犹太教圣殿祭祀仪式及仪式音乐活动情况,则散见于《圣经·旧约》的《历代志》、《尼希米记》、《撒母耳记》等诸多篇章。然而,或许是由于这些记载在《圣经》里过于分散,经笔者初步查阅,至今在国内外音乐学术界,还甚少有人专门对犹太教圣殿祭祀音乐做过较完整的综合、整理和研究。近年来,笔者借涉及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课题研究的机会,对《圣经·旧约》相关篇章所涉及的祭祀仪式音乐及表演程序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对之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进行了以下几点粗浅的比较分析。

一、犹太教圣殿祭祀及其仪仗乐队和唱诗班

关于早期犹太教的祭祀活动,其重要性应首推《圣经·旧约》记载的一段教会历史。学者楼立(Erik Routley)认为当时有两种传统式的敬拜:一种是自然的、忘形的;另一种是正式的、职业化的^[1]。根据《旧约》的记载,后一种类型里即包含有日常祭祀性质的圣殿轮值仪式与偶发性质的各种仪式仪仗音乐。除此之外,犹太会堂及其会众唱诗属另一种产生较晚的宗教性崇拜仪式活动。这两种犹太教仪式音乐对后世的基督教音乐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圣殿祭祀中的仪仗乐队和唱诗班,是后来天主教职业性(或半职业性)教堂音乐(例如弥撒音乐)的雏形形态;犹太会堂的会众唱诗则为后来基督教的东方教派(如东正教)到新教时期的会众唱诗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犹太教圣殿祭祀是一种带有一定世俗性质的帝王宗庙祭祀,即通过一种特殊的徭役群体——利未人族群对封建领主的家庙——圣殿进行的各种“服事”祭饗活动。这类祭祀里的仪式音乐,无论从表演的形式、内容乃至表演者的组织状况和仪式的功能作用看,都与后述的会堂崇拜有明显的差别。

在围绕这个话题的相关论述中,西方基督教圣乐学者(Donald P. Hustad)根据《圣经》的记载认为:“犹太人的诗班,是由三位作曲家兼指挥家组成——亚萨、希幔和耶杜顿(代下:5:12),他们的歌唱是由多种乐器伴奏——七弦琴(lyres)、箫(pipes)、竖琴(harps)、喇叭(trumpets)和钹(cymbals)——并且还有舞蹈(诗:150:4)。”^[2]另有学者则根据《圣经》中《历代志上》的记载,得出了以下结论:“这个乐队(即圣殿的祭祀乐队)的总人数是288人;这么大的乐队,必须有领导(伶长),这个领导是耶杜顿;这乐队也必须有指挥,这指挥是亚萨,亚萨是个打钹的——‘为首的是亚萨……惟有亚萨敲钹,大发声响。’”^[3]沿着以上思路,这里将再回到《旧约》里,对其未竟余韵再做一番淘拣:

1. 乐工——家族式的徭役群体

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的大卫王(前1013—前973)执掌了王权,为了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首都和崇拜中心,下令将耶路撒冷立为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国都,定犹太教为国教,亲自设计并在大卫城建造一座祭拜上帝雅赫维的犹太教圣殿。这座圣殿是犹太教一神教信仰的最高象征,是全国的宗教中心。每当三大朝圣节——住棚节、逾越节和五旬节,虔诚的犹太教徒会带上丰厚的祭品从全国各地来到圣殿,欢度节日。据《圣经》中的《历代志》和《尼希米记》等篇记载,当时围绕大卫王的这项宫廷祭祀,曾经动用了数量甚巨的乐工,不分昼夜地从事翰神侍殿活动。从相关资料看,这些乐工的身份与封建领主的奴隶无异,带有某种徭役的性质。对此,有学者曾经指出:“那些音乐祭司,是全心全时间地从事音乐的服事。他们因为有音乐的天分而被选上(代上:15:22);当然,也经过完备的训练,以学徒身份服事五年,才获准加入乐团。”^[4]另外,据《圣经》记载,包括这些乐工在内的祭师阶层,乃是由一个人数众多的部族或专门的徭役群体——利未人组成。其基本的组织状况如下述:

图表 1

祭师阶层的组成状况(《圣经》解读):	《圣经》原典对照:
<p>古代以色列(犹太人)社会有“全民性”的“服事”(徭役)制度,从族长到一般官员,都要按月排定班次,分班执掌各种“服事”活动。每一班次为2万4千人。</p> <p>利未人是由大卫王派遣,专门从事圣殿“服事”活动和歌舞祀神的犹太人家族。这项规定已经写入摩西律法。</p>	<p>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二万四千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事王。(代上:27:1)</p> <p>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的殿中,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例,欢乐歌唱。(代下:23:18)</p>
<p>大卫王晚年精力不济,传位于王子所罗门。</p>	<p>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作以色列的王。(代上:23:1)</p>
<p>在召集众首领议事时,就包括了祭司利未人的首领。</p>	<p>大卫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代上:23:2)</p>
<p>此时利未人中,有男丁3万8千人充当“服事”圣殿的徭役。</p>	<p>利未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三万八千。(代上:23:3)</p>
<p>服事徭役的利未人中,有4千人为圣殿守门,另有4千人在圣殿祭祀中,用大卫创制的乐器奏乐祀神。</p>	<p>有四千人作守门的,又有四千人用大卫所作的乐器颂赞耶和華。(代上:23:5)</p>
<p>按照“全民服事”以及分班轮值的惯例,大卫王也为属于祭司阶层的利未人按一定时期分了班次。</p>	<p>大卫将利未人革顺、哥辖、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代上:23:6)</p>
<p>祭司阶层的首领——利未人族长居住在殿圣的侧屋里,不分昼夜供职,不从事服事之外的任何工作。</p>	<p>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作别样的工。(代上:9:33)</p>

从《圣经》的有关记载看,当时围绕圣殿祭祀的音乐歌舞活动,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事业群体——隶属于祭司阶层的利未人乐工。他们所属的利未人祭司阶层,为保持其民族的独特性,一直被要求维护种族人口的纯洁。在犹太人历经长年的崩离流难之后,又欲重振纲纪的第二圣殿时期,为了上述目的,尼希米、以斯拉等地方官员曾特别颁令,禁止祭司外邦女子,有违者曾被尼希米赶出了耶路撒冷(尼希米记:13:10)。关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居处和生活问题,上文里仅提及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圣殿区域,而未提普通的利未人乐工的居住情况。但从后文根据《尼希米记》关于第二圣殿时期情况的描述看,利未人是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的,他们从前

住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村寨里。但在为圣殿供期间,他们应该是像其族长那样住在城内圣殿的周围。

2. 五种祭祀仪式及其仪仗乐队和唱诗班

(1) 运送圣物约柜的仪仗音乐

图表 2

运送约柜的仪仗乐队(《圣经》解读):	《圣经》原典对照:
<p>大卫王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了官殿,又为摆放圣物约柜而建造了圣殿。</p> <p>大卫王说:利未人是上帝选中的抬约柜者和祀神祭司。因此,除了利未人外,其他人都无资格在运送约柜的活动中担任抬柜人。</p> <p>按照摩西律法记载的神的旨意,利未人用杠和肩抬起并运送约柜。</p> <p>在运送约柜时,大卫王吩咐利未人的族长,分派其族人以各种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伴奏,欢欢喜喜地歌唱颂赞。</p> <p>大卫王也随其族人,持用松木制作的各种乐器作乐跳舞。</p> <p>大卫王和抬约柜、唱歌的利未人,全都穿着用细麻布定制的祭祀用礼装。</p> <p>在奏乐歌唱的人群中,希慢、亚萨、以探(年轻的族人)三人敲击铜钹,以较大声响来指挥、号令乐队。</p> <p>乐队中,有撒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等 8 人“鼓瑟”,采用“女音”的音高(或音域)。</p> <p>又有玛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等 6 人弹琴,采用“第八”的音高(或音域)。</p> <p>利未人族长基拿尼雅由于精通唱艺,担任唱诗班的领队和教师。</p> <p>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坦业等 7 人,在神的约柜前方吹奏号角。俄别以东和耶希亚是看守圣殿的。</p> <p>大家奏乐的同时,大卫王穿着细麻布做的衣服,领头跳祀神舞蹈。</p> <p>就这样,以色列国的人民全民狂欢,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把神的约柜抬上了圣殿。</p>	<p>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官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代上:15:1)</p> <p>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華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事奉他。(代上:15:2)</p> <p>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華借摩西所吩咐的。(代上:15:15)</p> <p>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代上:15:16)</p> <p>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撒母耳记下:6:5)</p> <p>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代上:15:27)</p> <p>这样,派歌唱的希慢、亚萨、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代上:15:19)</p> <p>派撒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耶歌、乌尼、以利押、玛西雅、比拿雅,鼓瑟,调用女音。(代上:15:20)</p> <p>又派玛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雅,领首弹琴,调用第八。(代上:15:21)</p> <p>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雅,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代上:15:22)</p> <p>24. 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坦业、亚玛赛、撒迦利雅、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希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代上:15:24)</p> <p>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极力跳舞。(撒母耳记下:6:14)</p> <p>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華的约柜抬上来。(代上:15:28)</p>

(2) 安放、守护圣物约柜的仪式音乐

图表 3

安放、守护圣物约柜的仪式音乐(《圣经》解读):	《圣经》原典对照:
<p>神的约柜运达圣殿后,人们就地开始举行安放仪式——献燔祭和平安祭。</p> <p>这时,为了安放仪式的需要,大卫派了几位利未人祭司在约柜前颂扬、称赞的事奉工作。</p> <p>为首的祭司是亚萨,仅他一人以敲钹行使指挥职责,另有撒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等 9 人鼓瑟弹琴。</p> <p>两位利未人祭司同时在神的约柜前方吹奏号角。连同以上 10 人,共 12 位祭司,组成此后一直轮值的基本队伍。</p>	<p>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代上:16:1)</p> <p>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華的约柜前事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華以色列的神,(代上:16:4)</p> <p>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撒迦利雅、雅薛、示米拉末、耶歌、玛他提雅、以利押、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惟有亚萨敲钹,大发响声。(代上:16:5)</p> <p>祭司比拿雅和雅哈悉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代上:16:6)</p>

<p>从此,大卫王就派亚萨执掌轮值仪式,率领他的弟兄和族人日复一日地分班祭祀。</p> <p>另派祭司撒督和他的族人每日早晚诵读经文和律法书,举行献燔祭祀。</p> <p>同时被派遣的还有希幔、耶杜顿等乐工家庭。</p> <p>希幔、耶杜顿作为两个乐工家庭的主要首领,也同亚萨一样有吹号、敲钹,用以指挥仪式活动的权利和职责。耶杜顿的子孙则主要充当看守圣殿者。</p>	<p>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事奉耶和华,一日尽一日的职分。(代上:16:37)</p> <p>且派祭司撒督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邱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代上:16:40)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幔,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代上:16:41)</p> <p>希幔,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子孙作守门的。(代上:16:42)</p>
---	---

(3) 圣殿轮值祭仪音乐的人员组成

从音乐活动的角度看,早期犹太教音乐在宗教仪式起着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来看《旧约》中的大卫王时期,圣殿祭祀里便有了由利未人音乐家组成的唱诗班和祭祀乐队,并且也像其他利未人祭司那样,也实行了人员分班,昼夜轮值祭祀的制度。从中既可看出颇多后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仪式中的祭祀乐队和唱诗班的影子,也同时显现出那一特殊年代特有的某些文化风格因素。

图表 4

守护圣殿及约柜仪式音乐的人员组织(《圣经》解读):	《圣经》原典对照:
<p>在圣殿的日常祭祀活动中,根据大卫和其他首领的安排,主要由亚萨、希幔和耶杜顿三个利未人祭司家庭来执掌日常轮值仪式中的弹琴、鼓瑟、敲钹、唱歌等音乐活动。现将他们在圣殿供职及分班轮值的情况列于下:</p> <p>遵照大卫王的旨意,亚萨家的 4 个儿子由亚萨亲自执教,专司歌唱一职。</p> <p>耶杜顿的 6 个儿子由其父执教,分别从事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等不同的工作。</p> <p>希幔有 14 个儿子。</p> <p>希幔的儿子们主要的职责是吹角颂赞。希幔是神命王封的祭司,神一共赐给他 14 个儿子,3 个女儿。</p> <p>希幔的子女都归其父指导,分别在圣殿里从事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和办神殿事务等职。在所有涉及音乐舞蹈活动的祭司中,只有亚萨、耶杜顿、希幔三人是由大卫王钦定的首领。</p> <p>三位家族首领各自的后代及旁系兄弟都学习祀神的音乐舞蹈。他们中善唱者有 288 人。</p> <p>在这些人中,无论职务大小,辈份长幼,都按照规定进行了分班轮值。</p> <p>抽签的结果,抽到第一轮值班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轮是基大利,他们将各带领 12 人,分为两班轮值进行音乐祭祀。</p> <p>按照抽签的最终结果,将有 268 人,分为 24 班^①,每班 12 人,不分昼夜轮流守护着圣殿和约柜,为其唱奏祀奉。</p>	<p>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希幔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代上:25:1)</p> <p>亚萨的儿子撒刻、约瑟、尼探雅、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教,遵王的旨意唱歌。(代上:25:2)</p> <p>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西利、耶筛亚、哈沙比雅、玛他提雅、示每共六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代上:25:3)</p> <p>希幔的儿子布基雅、玛探雅、乌薛、细布业、耶利摩、哈拿尼雅、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慢提以谢、约施比加沙、玛罗提、何提、玛哈秀。(代上:25:4)</p> <p>这都是希幔的儿子,吹角颂赞。希幔奉神之命作王的先见。神赐给希幔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代上:25:5)</p> <p>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幔都是王所命定的。(代上:25:6)</p> <p>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二百八十八人。(代上:25:7)</p> <p>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掣签分了班次。(代上:25:8)</p> <p>掣签的时候,第一掣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十二人。(代上:25:9)</p> <p>(下略 25:10 至 25:31,其中历数了从 25:9 开始,共 24 班,268 名抽签轮值者)</p>

(4) 所罗门王时期第一圣殿的祭祀音乐活动

大卫去以后,其爱子所罗门王继承了王位(约前973—前913年在位)。这一时期,希伯来统一王国国势强盛,版图扩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和平、富庶的国家。为了加强犹太教的地位,所罗门王花了整整7年时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为雅赫维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新神殿,史称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如前所述,大卫王时代,为大卫城圣殿轮班值守的乐工为288人左右。到了所罗门时代,仅乐工人数最多时就达4千人,另有4千人守门。圣殿落成后,所罗门王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安放神圣约柜的仪式。《圣经》的《历代志下》记载了当时举行安放仪式中宏大音乐表演场面的盛况:

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希幔、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鼓,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華。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華说:“耶和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華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華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代下:5:11—14)

从此记述看,当时的这类仪式音乐同大卫王时代的运送、安放约柜仪式一样,也采用的是仪仗乐队和唱诗班。但是,采用的是所有乐器和歌唱全体合作表演的方式,而不像开初那样,音乐祭司乃是分班供职。这一时期由乐队及唱诗班组成的乐工队伍在规模上已今非昔比,其气势十分宏大,气氛异常热烈。尽管这段描写中并未对当时参与仪式乐工的总人数加以说明,但若仅从当时已有120名祭司在仪式里吹号来看,或许4千乐工都已经参加该项活动也很难说。

(5)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仪式音乐

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人焚毁。50余年后,波斯帝国灭掉巴比伦,让大批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犹太人花了20年时间重建了第二圣殿。根据《圣经》的《尼希米记》记载,又过了几十年,尼西米受波斯王委派,回到巴勒斯坦担任犹太省省长,当他主持重修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分散在各地,以村落为单位聚居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一齐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举行告成之礼。

作为整个祭祀活动的开始,利未人祭司要负责让人们沐浴洁净自己,并打扫城门、城墙等公共场所。犹太人首领登上城门,将人们分为两支称谢的队伍。第一队由城上开始,朝右向粪厂门行进,队伍中有一半犹太大国首领和何沙雅、亚撒利撒等8个家族,以及负责吹号的祭司后代族人,其中包括大卫王时代乐工首领亚萨的第六代孙撒迦利亚及其弟兄共9人,他们都手持大卫王创制的各种乐器,由文士以斯拉^②引领演奏。第二队称谢者与前一队相迎而行,有该文作者、另一半犹太大国首领和民众随于其后,从城墙开始,走过炉楼、宽墙、法莲门、古门、鱼门等,直到护卫门站住。两支称谢的队伍齐聚圣殿。所举行的圣殿仪式里,由以利亚金、玛西雅、米拿民等8名祭司吹号角,又有玛西雅、示玛雅、以利亚撒等8名乐工奏乐,其他乐工在伊斯拉希雅带领下放声歌唱。整日里,全族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一齐欢乐地举行祭祀歌唱活动,歌声透出耶路撒冷,传到很远的地方。

当日就有人清理库房,按照律法规定和采邑田地的份额,将各种献祭物品,包括其中十分之一划入祭司和利未人名下的部分皆存入仓库。自此,圣殿才有了祭司和利未人在此供职,为犹太地方人民增添了欢乐。自此,祭司和利未人便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大卫和所罗门的吩咐,依行洁净礼的、歌唱的、守门的等不同行当继续供职。在大卫王和亚萨的时代,已有了掌管歌唱的伶长(首领),有了用于赞美称谢的诗歌。此后的所罗巴伯和尼希米时代,以色列人也像其前人一样,对这些乐工伶人按日供给,予以优待^③。

如前所述,大卫王时代,作为祭司阶层的利未人乐工族长原是住在圣殿,其族人在圣殿供职时也可能居住在城内的圣殿附近,他们均由世俗百姓供养。但根据《圣经》记载:在圣殿被毁,由利未人组成的祭司及乐工阶层生活来源无着的情况下,“利未人当得的分,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尼:13:10)而在尼希米和以斯拉重新进行上述宗教改革时,已回到了自己村庄的利未人乐工又都被召回了城内,恢复了服事圣殿的工作,并且重享犹太地方人民将各种献祭物品的十分之一给其为俸禄的待遇^④。这就是古代犹太教时期属祭司阶层的利未人乐工真实的生活状况。

现将上述5个不同时期圣殿仪式中音乐活动的基本状况列表于下:

图表 5

	大卫城圣殿运送约柜仪式	大卫城圣殿安放约柜仪式	大卫城圣殿守护约柜仪式	第一圣殿安放约柜仪式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仪式及第二圣殿祭祀
人员组成	24人以上。	12人	288人以上,分24班,每班12人。	或许达4千人	16人奏乐
乐队构成	钹3,瑟8,琴6,号角7	钹1,号角2,余奏瑟、琴	钹1,号角2,余奏瑟、琴	号角120人,其他乐器不详	号角8人,钹、瑟、琴等8人
歌唱成份	唱队人数不详	吟诵者人数不详	吟诵者人数不详	歌唱者人数不详	歌唱者人数不详
舞蹈成份	群众舞蹈,大卫王亲自参与	无舞	无舞	不详	不详
活动方式	行乐	坐乐	坐乐	坐乐	行乐、坐乐
表演场合	路途	前圣殿	前圣殿	第一圣殿	耶路撒冷城墙及第二圣殿
参与人员规模	犹太社会全部参与,仪式音乐表演者以3个利未人乐工家庭为主	全社会参与,仪式音乐表演者以一个利未人乐工家庭为主	利未人乐工家族全族参与,班次以其中一个家庭成员为主	犹太社会全部参与,仪式音乐表演者以数千利未人乐工为主。	耶路撒冷全城人参加,仪式音乐表演者由利未人乐工的后裔不到20人担任。

根据上表,犹太社会圣殿祭祀由大卫王时代开始,其子所罗门王建立的第一圣殿祭祀为极盛时期,到了第二圣殿时期,圣殿祭祀活动则开始逐渐在走下坡路了。

二、有关犹太圣殿与云南少数民族祭祀音乐的几点比较

从上述对《圣经》对早期犹太教祭祀表演活动的记载看,这类祭祀活动虽然是发生在“祭坛”,但其表演形式却更像是后世宫廷或官方礼仪场合,同宗庙祭祀活动有关的歌舞表演,其中含有较多世俗性和娱乐性的成分。这种宗教性的会众诵唱与世俗性的歌舞表演分立并存的现象,当与当时宗教环境比较后来的天主教时期更为宽松有关。其中,利未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徭役群体,其对封建领主的家庙——圣殿的服事活动,带有某种对封建王族的人身依附或奴隶性质。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这种特性在当时的教会音乐家与音乐会恩主——贵族阶层的依附性关系中还能看出不少残留的影子。而在基督教的晚期历史上,神职人员虽对教会和神权仍然有依附性,且仍以对上帝的四时供奉为职责,但以往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或徭役性质已经逐渐得到解除,神职人员逐渐转化为职业性的僧侣集团。所以,若欲考察云南少数民族为何于当代接受了基督教的背景性因素,将其与这种现代欧洲的社会状况加以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反而,若将犹太教时期的宗教祭祀状况同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同类状况并置起来看,却能看出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1. 祭祀活动中的歌舞及礼仪乐队

从前述《圣经》的记载看,在古代犹太教仪式里,乐队的作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于烘托渲染仪式气氛的礼仪乐队。就像书中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代上;15;28)另一种情况则是在全民狂欢的歌舞场面里作为伴奏乐队使用:“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撒母耳记下;6;5)如今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景颇、彝等民族的基督教节庆及仪式中尚有用于迎宾待客的礼仪乐队。而作为歌舞伴奏的乐队,却几乎出现在各民族的歌舞表演场合。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在全民狂欢场合使用歌舞乐队的情况,虽然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盛大节庆里也看得见。然而,《圣经》中的犹太歌舞所携带的那种反映部落社会民俗生活的特殊气息,似乎只能在云南少数民族(或相类似)的这类传统歌舞场合才能寻找到踪影。

2. 仪式音乐中的打击乐“标点”用法

如前文所述,在圣殿祭祀活动里,往往由多至三人(希幔、亚萨、以探),少则一人敲击铜钹,或者由祭司吹奏号角(牛角号),以较宏亮的声响来指挥、号令整个歌舞及伴奏乐队。另据陈铭道所著《与上帝摔跤——犹太人及其音乐》一书中涉及的当代犹太人口述史料,犹太人会堂如今诵唱《诗篇》时,常常碰到“selah”一词。此乃阿拉米文,意为“举手打钹”,在圣经中,该词意为用打钹来区别开不同的经文段落^[5]。由此来看,《圣经》所载的“打钹”,不仅是古代犹太民族歌舞祀神时的一种指挥号令的方式,同时也是用于集体诵经场合的一种仪式性辅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又说:“但现在我们唱诗不打钹。因为没有祭司,没有圣殿,没办法打钹。祖先们取消这个,是要永远仇恨毁掉圣殿的人。”^[6]确实,如今在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包括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区,这类在仪式中吹号角、击钹指挥音乐与舞蹈表演的古老方式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可资比较的是,在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宗教与民俗活动里,这类习惯性的仪式行为方式却并非鲜见。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吹牛角号以指挥(号令)仪式行为的情况,仅笔者本人就在瑶族道教和许多信仰自然宗教的地区见到过。而在天主教仪式里使用军号的情况,后文将在有关云南彝族阿细人仪式音乐的描述章节里涉及。在此拟着重提及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一种同犹太教仪式中“打钹”类似的例子,是在传统宗教与民间祭祀音乐里,使用打击乐进行“标点”的一种演奏方式。所谓“标点”节奏,在信仰南传佛教的该类地区,可用于指那些诵唱经文《维先达腊》的宗教仪式活动、早晚课经文时以及月圆日拜佛前,使用鼓吹乐队或大型法器以区分表演(诵唱)段落的习惯性用法。严格地说,“标点”乃是借用自国外学者描述印尼甘美兰音乐的有关概念,即指通过指在此类音乐里,习惯在一些关键性的结构部位使用某种“标点乐器”(punctuating instrument)点击,以取得某种重要的音乐“语法”效果^{[7][8]}。在这里,所涉及的仅限于目前基督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该表演手段的情况。至于在不同宗教文化之间,这类表演手段的使用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存在某些互相借鉴或传播的史实,对此还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3. 从事歌舞音乐表演的徭役群体

以如今已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的云南傣族的情况为例,上世纪50年代以前,该民族地区曾经像当年的犹太人中以村落为单位聚居的利未人族一样,也存在过一种专为封建领主提供包括音乐歌舞服务的徭役群体——滚很召和供其居住的“专业劳役寨”。按过去的规矩,每当领(勐)主家里有祭祀宗庙和婚丧喜庆之事,或举行地方上的较大庆祝活动,都要由当地傣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支付徭役性负担,表演各种民间音乐舞蹈。在所谓的“专业劳役寨”里,村民平时过着一种与普通农民无异的地缘性聚居生活,节庆期间则成为当地上层社会的歌手和乐手。每到关门节和开门节(为佛教节庆),各召勐(土司)到景洪宣慰街向召片领及大佛寺朝拜时,在带去的随行人员中,便有民间艺人、歌手,将为召片领唱颂歌、耍刀棍武术,用以渲染节日的喜庆气氛。宣慰使率众到大佛寺拜佛时,波勐也要带着各专业劳役寨农奴组成的各种仪仗队随行,一路上“纳扁”(舞手)抬着孔雀尾起舞,仪仗乐队敲铙,打象脚鼓,吹号角,敲平鼓(光宰)、叮咚鼓^[9]。这种情况同古代汉族“官伎”或“乐户”(地方政府的乐工)带有相似的社会特征,与犹太社会的利未人族群在社会身份和景况上也颇多类似之处。并且还可以注意到,在傣族传统社会里,具世俗意义的宗庙祭祀与宗教性祭祀——南传佛教仪式及信仰既同时并存,又在活动内容及场所上互相分离;这同早期犹太社会的圣殿祭祀与宗教性的会堂崇拜的同时并存也具有一致性特点。

4. 犹太国王的祭司身份

在《圣经》里,身为犹太国王的大卫亲自参与祭祀活动,包括身着祭师袍服和亲自率众歌舞。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的犹太社会,每个家长都可以献祭或新建崇拜场所,因此国王很可能是以是扩大了的家长资格参与献祭、祝福等活动,其本身便兼有祭司身份。但是,古以色列王指挥崇拜都发生在民族生活特别重要的场合,经常性的崇拜仍是由国王指派的其他神职人员带领^[10]。这就意味着当时的犹太国王其实有着“政教合一”的多重社会身份。然而,这种政教合一的情况,多少有些像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部落的首领。例如过去在苗族村寨,无论是面对政务或祭祀,都将采取事必躬亲的态度。上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传教士来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自己所建立的传教区域里,有不少带有这种痕迹。

结语

通过上述对古今、中外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分析、描述和比较研究,可知在古代犹太教圣殿祭祀歌舞礼仪

乐队、仪式表演及社会音乐习俗与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仪式音乐习俗之间,可以找到许多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其中既有二者都同基督教文化有较深渊源关系的原因,也有彼此存在某些相类似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笔者相信,若能够循着此途,对于西方国家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在发展历史上的诸多音乐现象和史料展开更多的比较研究,必能够有效地推动此方面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亦有较好的助益。

注释:

①从此安排看,此24班人员应为按照24小时为序进行轮值。

②为祭司家族后裔,继尼西米之后17年被波斯王派遣,回到耶路撒冷从事宗教与社会改革活动,参见《圣经》中的《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

③以上均意译自《尼希米记》(12-47)。

④据《尼西米记》,耶路撒冷城墙告成仪式之后,“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初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分,都收在里头。”(尼希米记:12:44)

[参 考 文 献]

[1]赫士德,谢林芳兰.当代圣乐与崇拜[M].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0.152.

[2]同[1],155.

[3]陈铭道.与上帝摔跤——犹太人及其音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2.

[4]同[1],154.

[5]同[2],74.

[6]同[5].

[7]Wtzleben, J. Lawrence. *Structural Expansion in Javanese Gamelan and Chinese Jiangnan Sizh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8]Wong, Deborah Anne and Rene T. A. Lysloff. 1991. *Threshold to the Sacred: The Overture in Thai and Javanese Ritual Performance*. *Ethnomusicology* 1999(35):315-48.

[9]刀永明,刀述仁.关门、开门节例行各勤朝拜宣慰使并接受官员封委的礼仪[A].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10-13.

[10][英]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0-371.

责任编辑:刘莎

On the Ceremonial Music in Judaism Altar Fete From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of Holy Bible

YANG Min-kang

Abstract: That the custom of respect music adoration in Christianity including Christian in minority of Yunnan area, could be trace back to the Judaism altar fete ceremony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situation of ceremonial music activities can be found out in sections of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of Holy Bible. The writer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five kinds of fete ceremonies such as transfer and emplace ark, and all of them had the guard of honor band with choir, and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society music custom had a lot of similarity with the Christianity musical ceremony in the area of minority in Yunnan nowadays.

Key Words: Judaism, altar fete, fate music, minority in Yunnan area, Christianity, ceremonial music